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日

事由： 唐懋毅及其同工的分裂工作

致： 主恢復在德國、瑞士和義大利的眾聖徒與眾召會

親愛的聖徒們，

在主的恢復裏，我們注意正面積極的事物，譬如神完整的救恩、神聖的生命、神的經綸、和召會作基督的身體。這些事物使得歐洲的召會得以興起，並且至今仍在豐富的餵養聖徒們。鑒於這些豐富的事物，我們也必須花些時間來對付一個出現在我們中間的嚴重問題；這問題已存在於歐洲許多年了。這問題就是唐懋毅和他同工的工作。

作為關切主在德國、義大利和瑞士的恢復，並擔負此地區眾召會責任的同工們，我們多年來對這份工作及其工人操練寬容忍耐。我們盼望找到一條路，讓這些工人也能調進主恢復的一個工作中，並且有分於基督身體實際的交通。然而，唐弟兄的工作仍然打著主恢復的名號，單獨的作工，於是產生單獨、隔離的團體；他們不以身體的一為立場，反而以他們與唐懋毅工作的聯繫為立場。事實上，這個工作及其工人隨著年日越過越單獨並孤立，唐弟兄的工作所造成的破壞，也隨著他工作的擴展而不斷增加。除此以外，唐弟兄的工人沒有任何意願要與我們交通和配搭；這樣的交通和配搭是我們在召會中和在工作裏所珍視的。

雖然我們寶愛所有的弟兄，願意敞開與所有在基督裏的真信徒交通，但我們也必須順服聖經中論到那些在我們中間製造分裂者的聖言。保羅在羅馬書十六章十七節告訴我們，『弟兄們，那些造成分立和絆跌之事，違反你們所學之教訓的人，我懇求你們要留意，並要避開他們。』這是一件嚴肅、審慎的事。請注意以下恢復本對『避開他們』一辭的註解：

在十四章，保羅對於接納在道理或作法上不同的人，十分寬大容讓。但在這裡，他堅決斷然的要我們避開那些持異議、造成分立和絆跌人的人。兩面都是為著維持基督身體的一，使我們能過正常的召會生活。

我們不會，也不能輕率的看待此事。

在德國斯圖嘎和瑞士雷根斯多夫的消極說話與分裂活動

Alex Kemmer 在斯圖嘎積極推動唐弟兄的工作，他的哥哥 Robinson Kemmer（另一位唐弟兄的同工），於二〇〇六年加入了他的工作。二〇〇六年八月六日，Robinson 在雷根斯多夫的主日聚會中數次大聲、堅持的講話，企圖帶領聖徒用跟唐弟兄工作有關的方式來唱詩。Robinson 甚至企圖延長唱詩的時間，佔用申言聚會的時間，弟兄們只好要求他停止。聖徒們都很清楚，從他的說話和態度來看，他是在提倡唐懋毅工作的實行。在一次下午的錄影信息聚會中，他坐在會場後方，用英語大聲的評論什麼是他能接受的，什麼是他不能接受的。他的異議和行動攪擾了許多聖徒，也破壞了召會的聚會。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Alex 和 Robinson 在斯圖嘎公開講說異議，反駁弟兄們在申言聚會所說的話，特別是跟時代職事有關的事。Robinson 強烈抨擊倪柝聲和李常受的職事，說這職事是『死沉、死沉、死沉』。至此時為止，Alex 和 Robinson 已經私下要求召會中的領頭者讓聖徒們在《晨興聖言》之外，也使用唐弟兄的《每日靈糧》；他們也要求停止為召會向水流職事站訂購書報，並在召會的代禱事項通知中加進與唐弟兄工作有關的活動。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聚會中，Kemmer 兄弟二人更強烈、公開的發表異議，反對這分時代的職事；此舉幫助斯圖嘎的聖徒認識到 Alex 和 Robinson 乃是在推動唐弟兄的工作，而這工作與全地眾召會所接受的普遍職事競爭。沒有多久，Kemmer 兄弟就脫離了斯圖嘎召會的交通。

在德國羅拉赫的爭競聚集和分裂工作

二〇〇六年八月十日，雷根斯多夫召會寄發電子郵件給在德國和瑞士德語區的聖徒，邀請他們參加從二〇〇六年十月一日開始的相調聚會。這是每年德語聖徒例常參加的聚集。八月十一日，Alex Kemmer 向同一班聖徒寄發了一份不同的邀請函，邀請他們參加在羅拉赫的聚會，所定時間直接與在雷根斯多夫的聚會相衝突。此舉在聖徒中間產生了極大的混淆。

唐弟兄的工人們沒有與歐洲的召會或同工們交通，便開始在羅拉赫召開自己的聚集。斯圖嘎的弟兄們於二〇〇六年十月向 Alex 和 Robinson 提問此事；另有兩位唐弟兄的同工——馬榮民和 Joao Antonelli——也參加了這次交通。斯圖嘎的弟兄們向他們指出羅拉赫聚集所造成的混淆和攪擾。馬榮民在回應時，向弟兄們保證說，在這混亂得到解決之前，他們不會在羅拉赫再有任何聚集。但他們隨後的行動卻與馬榮民的保證相反；儘管他們在聖徒中間所帶進的混亂和不安仍然存在，他們卻繼續單獨的在羅拉赫召開特會和聚集，同時也沒有與德國和瑞士的召會與同工交通。

羅拉赫現在是唐懋毅在德國工作的中心，且與該區域其他的召會隔絕。羅拉赫已經赫然成為唐弟兄同工的聚集地，也是他們企圖擴展唐弟兄工作的根據地。羅拉赫不有分德國和瑞士眾召會的普遍交通，也不有分任何相調特會或是歐洲的工作。相反的，他們舉辦自己的特會，許多時候都與歐洲既定的特會相衝突。羅拉赫的聚集如今帶有唐懋毅工作連同其特殊教訓和實行的獨特味道。

在義大利的單獨工作

二〇〇一年，在加州隱基底營區和會議中心舉辦的國際同工交通中，唐弟兄的一位同工馬天民，以及其他有分唐弟兄工作的人，同意要將他們的工作從歐洲撤離。但自二〇〇二年起，唐弟兄的另一位同工 Joao Antonelli，遷居義大利，並開始在那裏推動唐懋毅的工作，完全不顧該地已有與歐洲同工們配搭，正在進行的工作。有一段時間，沒有一位歐洲的同工知道 Joao 在那裏作工。其後，Joao 的兄弟也加入了他的工作。他們連同馬榮民和其他人，將唐懋毅的工作傳佈到義大利的好些城市。在這些城市中，有些已有主恢復中的聖徒，聚在一起有家聚會和禱告聚會。

二〇〇五年五月，五位弟兄到義大利的曼托瓦與 Joao 會面，向他敞開交通的門，並邀請他來參加義大利現有的特會和聚集。弟兄們邀請他與歐洲的同工們交通，並以相調的方式來作工。Joao 沒有接受這些邀請；相反的，他和那些與他在一起的人，同年就在義大利的 Sirmione 舉辦了他們工作的第一次夏季特會。

唐懋毅的工作還在 Sirmione 召開了其他的特會：一次是二〇〇七年三月，馬榮民、Joao 和 Cesar 在羅馬辦的特會；一次是二〇〇七年十二月，CEAPE 在曼托瓦辦的訓練；一次是還有一次是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下旬，在米蘭辦的特會；還有一次是二〇〇八年夏天，其他唐弟兄的同工在義大利辦的國際特會。他們一直到今天，還在陸續舉辦其他的活動。儘管我們屢次邀請他們來參加與歐洲工作，尤其是與義大利工作配搭的特會，但 Joao 仍然執意不參加任何唐懋毅工作之外的特會。

唐懋毅在義大利的工作是以單獨、隱藏的方式進行。其結果乃是在義大利真實走主恢復道路的聖徒中間，造成混淆。

刻意隱藏和單獨的工作

馬榮民和 Joao Antonelli 在義大利和德國作工許多年之後，於二〇〇六年十月來到倫敦，與 Joe Davis、Tim Klimmek、Po-Yi Liu 和其他歐洲的同工交通。在那次交通中，馬榮民告訴弟兄們，他故意延遲與他們的交通，雖然他也承認他並沒有理由這樣作。Joe Davis 和其他弟兄表示對唐懋毅在歐洲工作的單獨和嚴重程度感到詫異。馬榮民先是向弟兄們保證，Benson Phillips 知道唐弟兄在那裏的工作；但稍後在同一個交通中，馬榮民又承認說他們還沒有告訴 Benson，他們在義大利和歐洲其他國家形成團體；這些團體與恢復的普遍交通是分開的。馬榮民批評某些南美洲

的同工，因為他們不有分唐弟兄的工作。他也批評那些為主恢復中一個出版站住的弟兄們，並為散播唐懋毅的文字辯護。

儘管許多弟兄數次邀請馬榮民和 Joao 一同有分歐洲相調的工作—五位去義大利訪問 Joao 的弟兄，洛桑召會，Joe Davis、Tim Klimmek、Po-Yi Liu 和其他參加二〇〇六年倫敦聚會的人，Joe Davis 於二〇〇六年十月十九日寄給馬榮民和 Joao 的信，以及其他弟兄在不同場合的邀請—馬榮民和 Joao 仍在執行他們單獨且分裂的工作。這工作無論在何處取得立足點—羅拉赫、日內瓦、義大利的不同地方，其結果都是隔絕於基督身體上的生命循環。

按照基督身體的真理，基督的身體在宇宙一面乃是一。因這緣故，各地方召會不該彼此隔離。隔離就違背基督身體是一的真理。因為每一地方召會都是宇宙身體的一部分，所以沒有一個地方召會該與其他的召會隔離。…一個召會想獨立，這真是何等的錯誤！基督的身體正在接受一種不斷的傳輸。倘若我們將自己與其他的召會隔離，我們就把自己從基督身體裏的傳輸和生命的循環切斷了。這樣的事違反基督身體的律。（李常受著，《以弗所書生命讀經》，八九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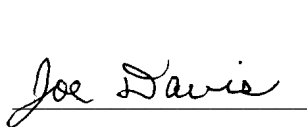
儘管歐洲的眾同工和眾召會多次邀請那些有分唐弟兄工作的人，加入這個相調的工作，他們卻選擇孤行己路；其結果必然是混亂、隔絕和分裂。他們在德國、義大利和瑞士對召會所造成的破壞，清楚指明唐懋毅的工作是一個單獨且分裂的工作。

雖然我們絕不贊同這個工作，但當有我們認為同有基督身體異象的人，出現如此宗派的行徑，並離開我們去作他們自己的工作時，我們無需感到驚訝。保羅曾警告眾召會，這樣的事必要發生：『就是你們中間，也必有人起來，說悖謬的話，要勾引門徒跟從他們』（徒二十 30）。這話已經在我們中間，應驗在唐弟兄身上了。因此，我們有責任警告眾聖徒和眾召會，要提防唐懋毅和他分裂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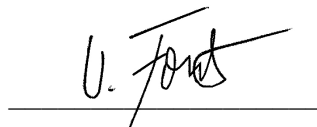
我們必須照著羅馬書十六章十七節所教導我們的，留意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們，並要避開他們；我們也必須照著提多書三章十節，『分門結黨的人，警戒過一兩次，就要拒絕』，拒絕一切分派的工人。分門結黨的人，就是『異端、分派的人，在召會中照著自己的意見形成派別，而造成分裂』（多三 10 註一）。『為了在召會中維持良好的秩序，分門結黨和分裂的人，警戒過一兩次，就要拒絕。這是為著召會的益處，而停止與傳播分裂的人交往。』（多三 10 註二）

我們必須寶貝眾聖徒和眾召會之間健康的同心合意，並且謹慎的保守這個一，不受到任何污染。雖然我們愛所有的弟兄，我們的愛並非沒有界線。我們愛人不該愚昧，乃該『在充足的知識並一切的辨識上，多而又多的洋溢』（腓一 9）。唐懋毅的工作迫使我們對它在我們中間所產生的東西，操練有知識和辨識。因此，我們眾人都該心思清明，帶著禱告來接受這份警告，提防唐懋毅宗派和分裂的工作，並停止與這工作，以及一切推動這工作的人往來。若有受到該工作影響的聖徒接觸你，我們請求你在接受他們時要操練謹慎，並且一定要與你所在地的領頭弟兄有交通。

為著在德國、瑞士和義大利的召會和工作，你們在基督裏的弟兄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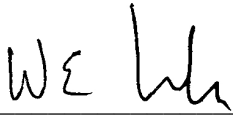
Joe Dav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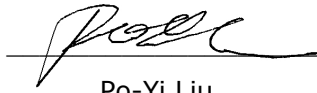
Ulrich Fonta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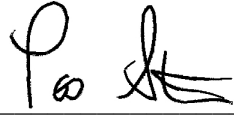
Tim Klimmek



Bill Lewallen



Po-Yi Liu



Pat Stocklin



Joe Xerri